

基于社团化视角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究

李正关, 顾莹, 季婕颖

(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6)

摘要: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是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引领下的一种机制创新,也是符合新时期人才培养要求的必然选择。文章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提出构建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三级网络机制,立足“四联动”,做到“五个帮扶”,强化“五个教育”,从而建立更具活力的资助育人体系和文化。

关键词:高校资助育人;社团化;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6)03-243-003

doi: 10.7655/NYDXBSS20160318

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自1952年以来,先后经历初创、改革、调整和成熟四个时期^[1],至2007年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国家政策资助体系,这一体系为实现教育育人、确保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基本物资保障。可以说,做好贫困生工作事关社会和谐、校园稳定和学生成才^[2]。但从长期的运行实效而言,该体系还不够精细化、科学化,加上人为因素,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资助与育人工作上的政策脱节和不协调,给这一体系的公正性、导向性提出了质疑,也给该项工作的管理者和践行者提出了挑战。

一、高校资助育人工作问题剖析

(一) 资助育人政策上的失衡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2 381.85万中,贫困生约480.10万,占总数的20.19%,高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总量依然处于高位。然而,从政策构成来看,我国现行资助体系重点在于资助,少谈育人,资助与育人脱节。其资助措施,多是考虑如何以公平、公正的规定程序把经济援助送到贫困生手中,但对贫困生怎样支配、谁来监督支配、贫困生成长要求、动态评定受助资质、回报资助方等环节都没有作出规定,而是转嫁给了学校甚至是学生们,造成资助育人在政策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使得育人效果评价没有科学标准和实施要求,各高校的工作机制、工作内容、工作成效参差不齐。据调查显示,学生认为贫困生认定公平的仅有52%,学生对国家资助满意度仅为53%^[3]。

(二) 资助育人实践上的缺失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得出,学生资助不仅仅是贫困生生理需求,更是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4]。资助应该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资助,物质资助是基础,精神资助才是贫困生“脱困、用困、成才”的内驱力和动力源泉,只有在物质资助基础上教育和引导贫困生正视贫困、不甘于贫困,才能让贫困生从精神上脱贫。当前,高校现行资助工作只重物质不重精神,资助育人工作长期单轨运行,而资助和育人并行的“双轨模式”恰恰是社会多元化和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培育社会主义新“四有”新人的迫切要求。高校资助育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搭建“积极资助”通道、构建“人文关怀”体系,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育人”功能这一深层目的和最终追求^[5]。

(三) 资助育人主体结构上的不足

贫困生资助是一项全员性社会工程,高校是其中的个体也是主体,高校动员全社会参与资助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本单位贫困生的受助面和力度,募集资金总量与资助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现行

基金项目:南京医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发展机制研究”(2016ZSY013)

收稿日期:2016-04-29

作者简介:李正关(1978-),男,湖南临湘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通信作者。

资助体系仍然是国家财政拨款和银行贴息信用贷款为主体,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他社会单元(如国企、民企、事业单位、个人,含高校合作机构、董事单位、校友等)的参与仅占少数,个别高校纯粹为单一的财政拨款。资助育人社会参与的广度、力度与当前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稳健增长的个体财富水平极不相称,这和国外高校动辄接受上千万的个人捐赠相差甚远,据调查显示,仅10%的学生认为社会资助是最佳的资助方式^[3]。这些都与社会单元和个人的教育捐助参与意愿不高、宣传不到位以及公益性捐赠的免税措施和配套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

二、社团化导向对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意义

(一) 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融入校园的重要平台

从1904年我国第一个学生社团(京师大学堂抗俄铁血会)建立至今,经过百多年发展,高校学生社团在高校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学生社团的种类也更加多样化,如学习类、科学研究类、专业类、娱乐类、运动类、趣味类、公益类、思想类等等应有尽有,大部分学生都参与了一个甚至几个社团。在这种文化引领下,作为生活经历、经济状况、共同受助和勤工助学等相似性的贫困生群体必然会自发形成一定的群体性组织,也就是资助育人工作社团。贫困生在社团文化的影响下,将更快融入校园生活。

(二) 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力提升的重要依托

高校学生社团是大学生基于共同意愿、共同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群众性业余团体,突破了年级、专业甚至学校的界限,在彰显个性、发挥特长、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提高综合素养等方面成为重要活动载体和组织形式,是高校第二课堂的引领者,也是校园文化建设中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最具号召力的校园文化符号。资助育人社团以贫困生为主要社团成员,同时吸纳其他学生进入社团,不仅有利于促进贫困生之间、贫困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学习,更是展示风采、展现特色、锻炼自我的舞台。

(三) 社团组织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助互助的重要载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传统思维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下,贫困生在高校已成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特殊群体^[6]。他们总觉得和经济状况好的同学格格不入,不断自我边缘化,在心理上普遍较为自卑、敏感,总觉得低人一等,在行为上不合群,缩手缩脚,受制

于人,有的甚至自暴自弃、甘愿贫困。正是这种状态,也成为大多辅导员老师公认的“难点”、“工作雷区”。但随着资助育人工作社团的建立,贫困生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形式和目标组织起来,在共同目标下,辅有针对性教育和引导,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展示、自我服务、自我成才”,真正发生“他助—助己—助人”这种量到质的转变^[7]。这样的社团化发展必将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赋予新的内涵。

三、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的建议

近几年来,高校资助工作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社团的理念不断成熟,运行机制也在不断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已成为贫困生成长成才、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助推器和孵化器。经专家访谈和调研分析,笔者认为建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发展的长效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建立资助育人社团的三级发展体系

当前高校资助工作相关社团可以归纳为基础工作类、兴趣爱好类和专门团队类三种类型。基础工作类是指学院或者学校为统一管理全校贫困生而设立的学生团体,如勤工助学中心、勤工助学协会等,主要从事贫困生信息管理、勤工助学事务管理等,也是最早的资助工作社团;兴趣爱好类是有共同特长、兴趣和志向的同学组成以助学和公益为目的的学生社团,其成员不全是贫困生,如二手书之家、家教协会、雷锋服务先锋站、支教社等;专门团队类是指近几年依托各种奖助学金成立的资助工作相关新兴社团,这类社团有基金会、奖助学金赞助单位的专业指导,运行规范、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经费充裕,是当前高校最活跃的资助类社团,育人效果相对明显,如全国范围内的唐仲英爱心社、江苏陶欣伯基金会资助下的伯黎学社等。这三类社团,分别对应基本保障、专业提升、自发补充三个层级,组成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高校要加强对三类社团的引导和科学、分类管理,要以行政类社团为基础,以自发类社团为补充,以专门团队类社团为增长点,合理配置比例,鼓励建立第二、三种社团,做到对贫困生全覆盖,为创造性做好资助育人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二) 形成资助育人社团构建的“四联动”机制

资助育人工作,资助是基础,育人是根本。资助工作相关的三级社团发展,要有充裕的资金保障,才能确保健康持续发展。资金筹措要有社会的全员参与,发挥各个社会单元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全民办教育、全社会支持教育的大环境。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要

以社团为纽带,建立好学校、企事业单位、校友、社团“四联动”工作机制。学校在加大勤工助学经费投入和奖助学金额度,扩大资助面同时要依托三类社团充分开设勤工助学岗位,创新勤工助学管理模式;高校要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共建,通过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吸引企事业单位捐赠教育,同时企事业单位在资助奖励学生的同时,要宣传企业精神文化,发挥社团主观能动性,共同形成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良性循环;高校还可以充分发掘校友资源,积极服务校友发展,创建校友交流平台,倡导以校友会、校友团体、校友个人等多种方式来校设立奖助基金,争取更多资金投入;资助育人工作社团也要在筹资上下功夫,做好服务平台建设,社团也要依托学校合作企事业单位、校友资源等开发公益项目,以市场运作的方式盈利来反哺学生资助工作。

(三)确立资助育人社团“五个帮扶”定位

资助育人工作的对象是贫困生,贫困生“先天不足”的特点造就了资助育人工作的特殊性。围绕这个特殊性,资助育人工作只有依托社团发展平台,确立“五个帮扶”的核心工作内容,才能完成育人的根本任务,把贫困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五个帮扶”即为:思想帮扶、心理帮扶、生活帮扶、学习帮扶、能力帮扶。思想帮扶使贫困生收获信任和关怀,正视贫困,能从逆境中奋起;心理帮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贫困生克服自卑心理,主动走出贫困阴影,培育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生活帮扶要依托社团,在他助的同时要自食其力助己助人;学习帮扶要做到结对帮扶,加强学业指导,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能力帮扶要通过社团活动,培育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活动组织能力,提升综合素养。“五个帮扶”的实施能真正使资助工作社团成为贫困生思想引领、兴趣培养、素质拓展、能力提升的有效载体。

(四)强化资助育人社团“五个教育”功能

资助性社团贫困生的抱团发展,有利于培育资助育人文化。文化环境的形成是资助育人工作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从资助育人工作的社团化发展导向来看,培育资助育人文化,必须在社团工作针对性开展“五个教育”,即诚信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励志成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诚信是资助工作的生命线^[1],贫困生的个人诚信与否关系到整

个资助体系的存亡。要利用社团平台,通过多样化活动形式,营造诚信文化氛围,培育诚信品质,把诚信内化为学生的主题认知和自觉情感。感恩是资助育人工作的道德基础,只有感恩,才能胸怀坦荡,也才能深刻认识到资助者的崇高精神和无私爱心,也将会激励自己回馈社会,奉献他人。责任是资助育人工作的价值取向,资助给了贫困生重塑人生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国家、社会、学校的关爱带来的,贫困生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让社会有更多的这种文化自觉,将爱传递。励志成才是资助育人工作的核心,贫困生要依托资助工作社团平台,经过实践磨砺,实现自我解困、自我认知、自我展示、成就自我的完美蜕变。创新创业是当前社会环境下的新要求,也是对贫困生“经济助困、能力解困、创业脱困”的必然要求,对贫困生帮扶,不仅要“输血”,还要依托资助育人工作社团来“造血”、“授人以渔”,贫困生要结合专业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在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创业工作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总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也在不断变化。资助育人工作社团化导向是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引领下的一种机制创新,也是符合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必然选择,但其工作内容、运行机制、工作成效还要在不断的实践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 [1] 黄建美,邹树梁. 高校资助育人创新视角:构建多维资助模式的路径探析[J]. 中国高教研究,2012(4):81-85
- [2] 潘国华,毛曦,曹浩. 高校贫困生认定的问题与思考[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4):317-319
- [3] 赵伟,刘伟. 浅析资助效果视域下的资助体系建设——以省内某高校为例[J]. 卷宗,2014(9):158-159
- [4] 刘颖.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域下的高校资助育人途径[J]. 管理观察,2014(21):124-126
- [5] 朱以财. 双轨模式:提升高校资助育人实效性的现实路径[J]. 高校辅导员,2014(5):52-56
- [6] 石敬敏. 新资助政策体系下高校资助育人实践的路径探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1):15-20
- [7] 汪育文,贡国芳,胡勇. 地方高校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J]. 高校辅导员学刊,2014(3):72-76